

# 以色列对记者的战争

当你犯下罪行时，你不会希望被摄像头拍到。在加沙，记者是种族灭绝的最后活着的见证者——被困在最恶劣环境中的人们，被迫记录他们自己人民、朋友和家人的屠杀。

他们没有撤退的奢侈。拍摄的街道是他们自己的街道，拍摄的葬礼是为他们的邻居、朋友和亲人举行的。他们吃的是同样逐渐减少的食物储备，喝的是同样被污染的水，睡在同样的临时避难所里。

他们的每一次广播、每一张照片、每一个社交媒体帖子，都是对抹杀机器的挑战行为。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追踪和杀害。

这不是战争的迷雾。这是针对敢于揭露真相的人的精心策划的摧毁。

## 统计证据

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加沙冲突造成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的记者死亡率：**每年130.81名记者被杀**。在其他战争中，这一数字很少超过个位数。

全球冲突中每年记者死亡人数的标准差如此之小，以至于加沙的数字产生了**96.82的z分数**——远超过科学分析中用于否定零假设的 $3\sigma$ 阈值。简单来说：这不可能是随机的。这是一个异常情况，在加沙完全禁止外国媒体的背景下，这直接指向了蓄意针对。

战争	持续时间（年）	被杀记者	每年被杀记者
中国内战	4.34	2	0.46
朝鲜战争	3.09	5	1.62
越南战争	19.50	63	3.23
阿尔及利亚战争	7.68	4	0.52
黎巴嫩内战	15.59	16	1.03
苏阿战争	9.17	7	0.76
第一次海湾战争	0.58	3	5.17
南斯拉夫战争	10.38	14	1.35
第一次车臣战争	1.73	6	3.47
第二次车臣战争	9.70	6	0.62
伊拉克战争	8.84	31	3.51
阿富汗战争	19.75	23	1.16
第二次刚果战争	4.96	4	0.81
达尔富尔冲突	22.17*	10	0.45

战争	持续时间 (年)	被杀记者	每年被杀记者
叙利亚内战	14.49*	35	2.42
利比亚内战 (2011)	0.69	2	2.90
也门内战	10.52*	12	1.14
加沙冲突	1.85	242	<b>130.81</b>

\*截至2025年8月11日仍在持续的冲突。

## 法律影响

国际人道法明确无误。**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9条**明确保护记者作为平民，除非他们直接参与敌对行动。**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7条**要求对所有平民进行人道待遇。**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**禁止对平民的任何攻击。**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(2)(b)(i)条**将故意针对平民定义为战争罪。

习惯国际人道法的**规则34**完全禁止对记者的攻击。这些保护措施得到**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第19条**和**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19条**的加强，保障了寻求、接收和分享信息的权利。

在加沙，这些法律被撕成碎片。国家对外国媒体的禁令，结合对几乎所有知名当地记者的针对性杀害，并非偶然——这是一种压制策略。

## 案例研究

这些名字不仅仅是受害者名单上的条目。他们是半句话被打断的生命——那些携带相机而非步枪、麦克风而非弹药的人。每个人都背负着在种族灭绝中幸存的同时为世界记录它的双重负担。他们不是在遥远的安全办公室工作；他们的办公室是遭到轰炸的街道、挤满伤员的医院走廊、变成坟墓的房屋废墟。要理解以色列对记者战争的规模和意图，我们必须从那些被沉默的人的故事开始——不是作为统计数据，而是作为人。

### 霍萨姆·沙巴特

霍萨姆·沙巴特，23岁，是加沙北部为半岛电视台Mubasher工作的巴勒斯坦记者，也是美国Drop Site News的撰稿人。他出生在贝特哈农，在封锁下长大，但他仍然怀揣着普通的梦想——毕业、工作、有一天生活在没有检查站和宵禁的地方。

这些梦想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改变了。在18个月的时间里，霍萨姆逐分钟记录了加沙北部的战争恐怖。他报道了空袭、大规模流离失所、饥荒和家族餐厅的毁灭。他失去了三十多个亲人，但从未停止工作。他经常睡在学校、人行道或帐篷里。他忍受了数月的饥饿。他定期收到死亡威胁。

2025年3月24日，就在以色列结束短暂停火几天后，霍萨姆在采访一名居民，准备前往贝特拉希亚的印尼医院进行直播。他穿着标有明显标识的记者背心。他的车停在附近，准备出发。

一名以色列无人机操作员——几乎可以肯定能够识别他——发射了一枚导弹。导弹击中了他的车旁，当场杀死了他。仅50米外的记者同事艾哈迈德·阿尔-布尔什正准备与他会合。这不是随机的

炮击；这是一架悬浮观察机器的蓄意谋杀。

他为死亡准备的最后遗言是：

“如果你读到这，意味着我被杀了——很可能是被以色列占领军故意针对。当这一切开始时，我才21岁——一个和所有人一样的有梦想的大学生。在过去的18个月里，我将生命的每一刻都献给了我的人民。我逐分钟记录了加沙北部的恐怖，决心向世界展示他们试图埋葬的真相。我睡在人行道、学校、帐篷里——任何地方。每天都是生存的斗争。我忍受了数月的饥饿，但从未离开我的人民。

以真主的名义，我履行了作为记者的职责。我冒着一切风险报道真相，现在我终于安息了——这是过去18个月我未曾知道的事情。我做这一切是因为我相信巴勒斯坦事业。我相信这片土地属于我们，为它辩护并为它的人民服务是我生命中最高的荣誉。

现在我请求你们：不要停止谈论加沙。不要让世界转开视线。继续战斗，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——直到巴勒斯坦自由。

——最后一次，来自加沙北部的霍萨姆·沙巴特。”

## 法蒂玛·哈苏娜

法蒂玛·哈苏娜，25岁，加沙城本地人，是该地区仍在工作的少数女性摄影记者之一。她毕业于应用科学大学学院的多媒体专业，拥有捕捉毁灭中韧性的敏锐眼光。

她的照片不仅仅是图像——它们是封锁下生活的片段。孩子们在被轰炸的街道上追逐。妇女在被毁厨房的残骸中揉面团。一位父亲抱着裹在白色裹尸布中的儿子的小身体。她的作品出现在国际媒体上，并在2025年的纪录片《将你的灵魂放在你的手上并前行》中，该片被选为戛纳电影节的参选作品。

她订婚了，有时会和朋友开玩笑说她可能会穿什么样的婚纱，即使她带着相机进入危险区域。2025年4月，她告诉纪录片导演她会参加戛纳的放映——但她会返回加沙，因为“我的同胞在这里需要我。”

2025年4月16日，以色列导弹袭击了加沙北部一栋五层楼的二楼她家的公寓。法蒂玛、她的六个家庭成员和她怀孕的姐姐当场死亡。Forensic Architecture得出结论，这次袭击不是附带损害，而是直接针对她的公寓。她曾写道：“如果我死了，我想要一个响亮的死亡。”她做到了。世界只需要倾听。

## 安纳斯·阿尔-谢里夫

安纳斯·阿尔-谢里夫，28岁，是半岛电视台在加沙最知名的记者之一。来自贾巴利耶难民营，他一生都在封锁下生活。2023年12月，他的父亲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。朋友们敦促他撤离加沙北部。他拒绝了。“如果我走了，”他说，“谁来讲述这个故事？”

安纳斯的报道通过X和Telegram触及数十万人。他在轰炸后立即拍摄，即使爆炸声回响，他的语音依然平稳。他从饥荒肆虐的社区、临时医院和葬礼队伍中报道。他成为了加沙抵抗的象征——也是一个明显的目标。

2025年8月10日，他和其他五名记者在靠近希法医院的帐篷内，这是一个媒体熟知的地点。一枚以色列导弹直接击中，杀死了全部六人。

他于2025年4月准备的最后信息在他死后发布：

“这是我的遗嘱和最后信息。如果这些话传到你手中，请知道以色列成功杀死了我并沉默了我的声音。首先，愿和平与你同在，以及真主的慈悲与祝福。

真主知道，自从我在贾巴利耶难民营的巷子和街道上睁开眼睛以来，我倾尽了所有努力和力量，为我的人民提供支持和声音。我的希望是真主能延长我的生命，让我与家人和亲人一起回到我们被占领的故乡阿什凯隆（马季达尔）。但真主的旨意先行，祂的决定是最终的。我经历了痛苦的每一个细节，多次品尝了苦难和损失，但我从未犹豫过一次去传递真相，不加扭曲或伪造——以便真主可以见证那些沉默的人，那些接受我们被杀的人，那些扼杀我们呼吸的人，以及那些对我们孩子和女人的散落遗骸无动于衷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我们人民一年半多来面临的屠杀的人。

我将巴勒斯坦托付给你——穆斯林世界王冠上的珍宝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自由人的心跳。我将它的人民、那些被冤枉和无辜的孩子托付给你，他们从未有机会梦想或生活在安全与和平中。他们纯洁的身体被以色列的炸弹和导弹数千吨压碎，撕裂并散落在墙壁上。

我敦促你们不要让锁链沉默你们，也不要让边界限制你们。成为通向土地及其人民解放的桥梁，直到尊严与自由的太阳在我们被盗的祖国升起。我将我的家人托付给你……我亲爱的女儿沙姆……我亲爱的儿子萨拉赫……我亲爱的母亲……以及我一生的伴侣，我亲爱的妻子乌姆·萨拉赫（巴扬）。站在他们身边，支持他们。

如果我死了，我将坚定地死在我的原则。我在真主面前作证，我对祂的旨意感到满意，确信会遇见祂，并确信真主那里的一切更好且永恒。哦，真主，请接受我成为烈士……不要忘记加沙……也不要在你真诚的祈祷中忘记我，祈求宽恕和接纳。

——安纳斯·贾马尔·阿尔-谢里夫，2025年4月6日。”

## 结论

这些不是随机死亡。他们是人类——儿子、女儿、父母、朋友——在封锁、轰炸、饥荒下工作，向世界展示实时种族灭绝。他们吃着与邻居相同的稀缺食物，为同样的死者哀悼，走在同样布满瓦砾的街道上。他们一直让相机运转，直到成为别人镜头下的主题。

当一个国家以这种规模杀害记者时，它不是在沉默个人——它是在谋杀真相。霍萨姆·沙巴特、法蒂玛·哈苏娜、安纳斯·阿尔-谢里夫以及数百人的死亡，是为抹去加沙发生事件的记录而进行

的协调行动的蓄意行为。

历史将记住他们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世界会通过寻求正义来纪念他们，还是将他们抛弃在凶手试图强加的沉默中。